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心远集

——中古文学考论

张采民 著



中华书局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心远集

——中古文学考论

张采民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远集:中古文学考论/张采民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5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5482 - 8

I. 心… II. 张… III.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943 号

书 名 心远集——中古文学考论

著 者 张采民

丛 书 名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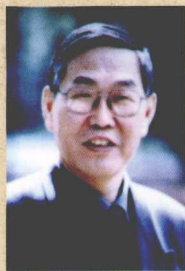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82 - 8/I · 757

定 价 38.00 元



张采民, 1948年生, 山东文登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学术著作《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忘筌·梦蝶——庄学综论》等。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陈书录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

徐克谦 先秦思想文化论札

王青 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

张采民 心远集——中古文学考论

程杰 梅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封面设计 王铭基 周玉

目 录

前 言	(1)
庄子“三言”考论	(4)
“安之若命”新解	(12)
《庄子》版本的流变	(17)
论庄子的人生哲学	(21)
论庄子的美学思想	(35)
《庄子》独特的表达方式	(51)
庄子与魏晋士风	(61)
道教的修炼术与庄子的养生观念	(70)
“坐禅”与“坐忘”	(74)
《逍遥游》解读:人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79)
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	(83)
张衡永元十二年前行踪考	(89)
张衡“三为太史令”及“阳嘉二年迁侍中”说辨证	(93)
试论东汉后期赋风的转变 ——以张衡的赋为中心	(99)
论东汉中后期赋风转变的原因	(115)
论张衡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	(127)

建安七子与建安风骨	(135)
建安文学杂考	(147)
建安七子年表	(154)
隋唐之交思想的自由开放与南北诗风的融合	(172)
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184)
论隋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	(200)
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	(213)
论初唐七言歌行体	(223)
略论初唐宫廷诗	
——兼及宫廷诗与宫体诗的区别	(235)
论杜审言对近体律诗发展的贡献	(249)
杜审言七律《大酺》作年考	
——兼及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	(259)
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与诗歌创作	(264)
箴其所缺 济其所长	
——论张说、张九龄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274)
心灵的展示:宫廷诗人的另一个情感世界	
——《珠英集》残卷的认识价值	(284)
现代日本李白研究述评	(292)

前 言

在二三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有了一些积累,于是先后把自己的这些见解与心得撰写成了论文。本书所收的论文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庄学研究,二是汉魏文学研究,三是隋、初唐诗歌研究。除了庄学研究外,前人对另外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这些论文对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有所帮助。

庄学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本人对庄学也很感兴趣,曾在“九五”期间申请了一个庄学研究的课题,并将多年读《庄子》的心得撰写成一部专著——《忘筌·梦蝶——庄学综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庄子思想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而且博大精深,常常发人之所未发,再加上采用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后人对庄子思想的理解便产生了许多分歧。本书所收的《庄子“三言”考论》、《“安之若命”新解》、《〈逍遥游〉解读:人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等论文,就是对庄学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庄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庄子思想放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构关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就成为庄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本书所收的《论庄子的人生哲学》、《论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与魏晋士风》、《道教的修炼术与庄子的养生观念》、《“坐禅”与“坐忘”》等论文,就是把庄子思想放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阐释,以期对庄子的思想作

深入的揭示与准确的把握。

本人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张衡赋研究》,对张衡的行迹及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本书所收的《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张衡永元十二年前行踪考》、《张衡“三为太史令”及“阳嘉二年迁侍中”说辨证》、《试论东汉中后期赋风的转变——以张衡的赋为中心》、《论东汉中后期赋风转变的原因》、《论张衡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等论文,就是当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与郁贤皓师合作撰写《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在此期间撰写了《建安文学杂考》、《建安七子与建安风骨》、《建安七子年表》等论文,可算是该书的副产品。

隋、初唐诗歌研究是隋唐诗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以往虽然也出过一些成果,但都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问题,对隋、初唐诗歌缺少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本人在读博士研究生时,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对隋、初唐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所收的正是与该课题有关的系列论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宏观上探讨隋唐之交的文化氛围、文学思潮、诗歌理论与诗歌发展演变的关系,如《隋唐之交思想的自由开放与南北诗风的融合》、《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论隋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等。二是对隋、初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的诗体进行考察,如《论初唐七言歌行体》、《略论初唐宫廷诗——兼及宫廷诗与宫体诗的区别》、《论杜审言在近体律诗发展中的贡献》、《杜审言七律〈大酺〉作年考——兼及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等。三是作家、作品论,如《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与诗歌创作》、《箴其所缺 济其所长——论张说、张九龄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心灵的展示:宫廷诗人的另一个情感世界——〈珠英集〉残卷的认识价值》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隋、初唐诗歌发展演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史的描述,而且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

本书所收论文,大部分已在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由于

是单篇论文汇集而成,因此文献资料的使用有重复之处,为了保持论文的完整和严密,未作删改,望读者见谅。粗浅之见,贻笑大方,敬请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2006 年 11 月 23 日于心远斋

庄子“三言”考论

庄子对自己独创的“三言”的表达方法极为重视,他曾说自己的书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寓言》),又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并对“三言”作过具体的阐释。但是,前人对“三言”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误解。我们只有结合《庄子》的文本,从其表现形式上分析,才能明了其中的真正含义。

一、寓言

《寓言》篇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寓言就是“藉外论之”。庄子在这里以“亲父不为其子媒”打比方,说明什么是“藉外论之”,为什么要“藉外论之”。“藉外论之”的“外”,前人多解释为“他人”,如郭象注:“寄之他人。”陆德明注:“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其实,这里的“外”不仅指“他人”,也指“他物”,即一切“外物”。因为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道”,从蝼蚁、稊稂、瓦甓到屎溺,都可以体现“道”。在这段文字里,庄子明白地揭示了寓言的基本特征,即“藉外论之”,借寓言故事来论“道”。要借一个有趣的故事,也就是借一种有形象、有吸引力的故事来阐明“道”,让读者去联想、去领悟那虚冥的、无形的

“道”。在这里庄子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要“藉外论之”。这样做可以避免“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获得比“直言”更好的效果。这里的“十九”与下文“重言十七”中的“十七”有两解,一是郭象《庄子注》云:“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已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又说:“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二是吕惠卿《庄子因》云:“‘寓言十九’,则非寓而言者十一。”又说:“‘重言十七’,则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更合理呢?钟泰《庄子发微》云:“郭以十九、十七属闻者言,吕以十九、十七属言者言。案之‘卮言日出’之例,及后‘藉外论之’、‘所以已言’之释,则吕是而郭非甚明。故后之注家,除成《疏》外,鲜有用郭说者。”此说存在着难以解说的矛盾,既然寓言已经占全书的十分之九,那么重言又怎么能占全书的十分之七呢?而卮言又占多少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钟泰《庄子发微》又说:“《天下篇》曰:‘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曼衍’者,无穷者也。无穷,则不可以数稽也。故于此曰‘卮言日出’。日出不已,犹曼衍也。故不言十之几,卮言之中而有重言焉,有寓言焉。”但是这一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寓言、重言和卮言虽然都是《庄子》中特殊的表达方式,都是一些小故事,但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下文还要作具体的辨析)。因此卮言中不可能有寓言、重言,同样的寓言中也不可能有重言、卮言,重言之中也不可能有寓言、卮言。故而方勇、陆永品《庄子论评》中采取了模糊的说法:“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指的是寓言、重言、卮言在全书中各自所占的比重。但这只是作者在理论上的一个大略说法,在本书的实际运用中,三者却往往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因此,人们一般也就把三者统称为‘寓言’,即把凡是出于虚设,并具有寄寓性质的故事、言论等都称之为‘寓言’。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传》所谓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就是在这样广义上所作的结论。”这种说法虽然仍然没能圆满地解决这一矛盾,但还算比较圆通。

所谓“以寓言为广”(《天下》),正是说明“道”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只有假诸具体的形象来使人会意,从中悟出“道”来,并把它从偶象

这一具体事物上推而广之,运用于一切事物,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即得“道”。《淮南子·要略训》云:“假象取耦(偶),以相譬喻。”从文学形式的发展过程看,寓言是从比喻发展而来的。诸子都喜欢采用浅近易懂、生动有趣的事物作比喻,以说明比较复杂的道理。但仍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以短小的故事来引譬连类,这就是寓言。庄子不仅突破了当时盛行的眼前设喻,拟人问答的狭小天地,创作出大量多姿多彩的寓言,而且还第一个提出了“寓言”的概念。这标志着寓言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从而与属于修辞范畴的比喻区别开来了。

一般的比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为说理服务的,都是以文章论点的是非为是非的。而寓言则不同,它本身就是说理的形象化表现,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可以作为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证明文章论点的论据,或者成为论证的过程。又可以从文章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富于哲理的小故事,具有独立的性质和客观的意义。寓言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如果读者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去体会,就可以悟出不同的道理,甚至得出与作者完全不同的见解。

先秦诸子散文都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有许多寓言故事都很生动、精彩,但庄子的寓言与其他诸子的寓言有明显的差别:其一,庄子的寓言数量比较多,他说自己的《庄子》一书是“寓言十九”(《寓言》),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篇幅是由寓言故事所组成的。其二,庄子的寓言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及自己虚构的故事,想象力极为丰富。其三,庄子的寓言含义警策深刻,形象鲜明,有很强的感染力。其四,庄子的寓语文笔汪洋恣肆,富于诗意。总之,庄子把寓言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推向成熟的阶段。

二、重言

《寓言》篇说:“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

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对“重言”的解释，今人曹础基《庄子浅注》云：“重言，庄重之言，亦即庄语，是直接论述作者的基本观点的话。”然而《天下》篇中明明说“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因此“重言”不可能是“庄语”（庄重之言）。故前人多解释为借重先哲时贤之言，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就说是“谓为人所重者之言”。成玄英《庄子疏》：“重言，长老乡间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钟泰《庄子发微》：“重言者，考诸古圣而不悖，质诸耆硕而不疑，是则可信今传后者，故曰以重言为真。”但是，从《庄子》一书中看，所征引的大约百余名古代的圣贤，或年高德隆者的言行，绝大部分不见于其人的著述及其它古代典籍（老子除外），由此可见这些古代的圣贤或年高德隆者的言行基本上是属于虚构杜撰的，并非史实（有些甚至是庄子以后的人的事）。因此，庄子所说的“重言”应该解释为庄子借重古代的圣贤或年高德隆者的名姓来说自己的话。庄子明明已斥责古代圣贤的书是“古之糟粕也”（《天道》），又怎么会去拾掇古人的糟粕呢？说穿了，庄子只不过是因为世俗之人尊重古代的圣贤或年高德隆者，认为他们的话就是真理，他们的行为就是准则，所以才把自己的话附在他们的身上罢了。借古人的名，说自己的话。这样，自己的话就有了权威性，就容易使别人信服，只要说很少的话就可以止息天下淆乱之言。实际上这些古代的圣贤或年高德隆者就是庄子本人的化身。

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形象，以形象感染读者。庄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采用“重言”的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并加以虚构。这样既要借重古代圣贤之名，又要虚构其言其行的方法，贵在想象、虚构得合情合理，才能使人信服。所以庄子特别强调“真”。“以重言为真”，就是要求所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要像真人真事一样。因此，庄子特别注意吸取传记文学的写法，注意交代事件的背景和人物的生活环境；设身处地地安排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使人物的言行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的逻辑；注意人物的外貌、心理及细节的描写，使人物形

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个个生动传神，栩栩如生。

三、卮言

《寓言》篇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又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行其久？”关于“卮言”的含义，前人歧解纷纭，分歧极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支离破碎、无首尾之言。

晋司马彪《庄子注》：“（卮言）谓支离无首尾言也。”^①

唐成玄英《庄子疏》：“又解：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耳。”

其二，合于自然之分的话。

晋郭象《庄子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

其三，无心之言。

唐成玄英《庄子疏》：“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溢，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

其四，中正之言。

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卮器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以喻中正之言也。日出未正则斜，过中则昃，及中则明，故卮言日出者，取其中正而明也。”

其五，宴饮相欢之言。

明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卮言，如卮酒相欢之言。”

其六，有味之言。

^①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引。

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卮，酒器也。人皆可饮，饮之而有味，故曰卮言。”

其七，清淡之言。

清王闿运《庄子内杂篇注》：“‘卮’、‘觥’同字。觥言，饮燕礼成，举觥后可以语之时之言也，多泛而不切，后世清淡也。”

其八，圆言。

章太炎《庄子解故》：“此（卮言）以圆酒器状所言，是取圆义，犹云圆言耳。”

综上所述，从卮言语义的来源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关键在于对“卮”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卮”即“支”，故司马彪说“卮言”是“支离无首尾言也”。成玄英也说另一个解释是“支离其言，言无的当”，即没有明确含义的话。但是，庄子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说的话（文章）是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的。因此，有人对此又作了圆通的解释：“卮言者，支离之言也。…而支者不支，离者不离。其曰支离者，就世人言之则然，自真人言之，则固妙道之行也。”（钟泰《庄子发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卮”是一种饮酒器，在这里具有以“物”（卮）喻“义”（言）的作用。“卮”与“言”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卮”是喻体，“言”是本体。由此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从“卮”的形状着眼，如章太炎说卮言“以圆酒器状所言，是取圆义，犹云圆言耳”。有的从“卮”的属性特征着眼，说“卮”是酒器，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故郭象说卮言是合于“自然之分”的话；成玄英说卮言是“无心之言”；陈景元说卮言是“中正之言”。有的从“卮”的功用着眼，如林希逸说“卮”是盛酒的，故卮言是有味之言；也有的从饮酒的环境气氛着眼，如罗勉道说卮言是“卮酒相欢之言”；王闿运说卮言是“饮燕礼成，举觥后可以语之时之言也，多泛而不切，后世清淡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的解释呢？这好比盲人摸象，从不同的着眼点，有的摸到了象的鼻子，有的摸到了象的耳朵，有的摸到了象的身体，有的摸到了象的腿……大多没能抓住事物的肯綮。相比较而言，郭象说是合于“自然之分”的话，成玄英说是“无心之言”，则抓住了卮言的内在特质，符合庄子的

本意。

庄子认为“道”普遍地内化于一切事物之中,因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能体现“道”,因此这种虚构的事件与人物越平常、越自然,就越符合“道”的本来面目,读者就越容易领悟“道”。而“言”(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阐释“道”、宣传“道”的。但是,“言”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是不可能完全达“意”的。因此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卮言”与“寓言”、“重言”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但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寓言是作者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荒诞故事,重在让读者会意,并不要读者相信真有其事。重言是借古代圣贤或年长德隆者的名姓说自己的话,目的是增加自己所说的话的分量,但是只要熟悉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人就可以看出这不是真实的,而是作者杜撰的。而卮言说的似乎就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事,让读者分辨不出真假,而是让“道”在虚构的事件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是无意而为之,是一种最符合自然分际的“无心之言”。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卮言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正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庄子还进一步论述了卮言的优越性:“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这里的“日出”,郭象《庄子注》云:“日出,谓日新也。”前人对此并无异议,然而“日出”是指卮言故事的数量“日新”(不断出现)呢?还是卮言故事的含义“日新”(新意层出不穷)呢?前人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庄子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能体现“道”,因此从庄子的本意来说应该是前者。但是由于卮言都是一些小故事,作者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明明白白地把意思说出来,因此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就会体悟到不同的意思,因而说是后者也未尝不可。“和以天倪”的“和”,作动词用,是符合的意思。什么是“天倪”呢?庄子自己解释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式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寓言》)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万物所体现的“道”是一样